



梁羽生  
龍鳳寶釵緣

# 龍鳳寶釵緣

上

梁羽生 著



I 247.58  
987-2  
1

阅 览

P2

梁羽生作品集

28

龍鳳寶釵緣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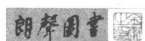
龙凤宝钗缘/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8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261-3

I. ①龙…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478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49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 龙凤宝钗缘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延光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27印张 770千字 插图30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59.00元(全二册)

# 目 录

- 第一回 客路忽闻闺阁讯  
良宵初访玉人来 ..... 1
- 第二回 情天却有疑云布  
身世方知爱意生 ..... 21
- 第三回 无奈芳心遭误解  
忍教好梦总成空 ..... 49
- 第四回 自有雄心图大业  
只凭一剑斗群豪 ..... 61
- 第五回 无敌神鞭逢敌手  
多情红粉访情郎 ..... 69
- 第六回 异议交腾推首领  
同声相应属何人 ..... 85
- 第七回 海外异人图霸业  
中原豪杰定雄盟 ..... 105
- 第八回 剑气纵横同御侮  
芳心历乱起疑猜 ..... 119
- 第九回 云开月现真情露  
镜破钗分悔意生 ..... 133
- 第十回 裙钗初识江湖险  
财色相招恶寇来 ..... 147
- 第十一回 自恨身非男子汉  
可怜辜负美人恩 ..... 165
- 第十二回 相见争如还不见  
多情却似反无情 ..... 183
- 第十三回 鸾飘凤泊情何忍  
虎斗龙争气正豪 ..... 197

第十四回	石破天惊传恶耗 云开月现露真情	217
第十五回	丐侠临终遗重托 英雄中伏遇娇娃	231
第十六回	岂有明珠投贼窟 忍挥宝剑闯情关	247
第十七回	湖海有心随侠士 荒林抱愧对红妆	265
第十八回	瓜田纳履嫌难避 道畔凝眸敌意生	279
第十九回	张冠李戴疑云起 诽语流言意自伤	301
第二十回	有心求偶情难表 无意相逢恨更多	317
第二十一回	何堪覆雨翻云手 总是牵肠挂肚情	331
第二十二回	丐帮问罪惊豪侠 魔女惩凶救爱徒	345
第二十三回	客路飘蓬孤客恨 京华倾盖两情欢	361
第二十四回	利令智昏悲失足 祸生腋肘最伤心	381
第二十五回	巧设奸谋锄异己 难全忠义苦将军	397
第二十六回	英雄会上来疯丐 比武场中识玉人	407

# 第一回 客路忽闻闺阁讯 良宵初访玉人来

乱世姻缘多阻滞，水远山遥，难寄相思字。露白葭苍心事苦，宝钗光黯凭谁护？

频年踏遍天涯路，侠骨柔情，要向伊人吐。喜有东风吹暗雨，月斜风定鸳鸯起。

——调寄《蝶恋花》

“我这支是龙钗，她那支是凤钗，这龙凤宝钗本来是一对的。

“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我们这夫妻名分，是一出生就定了的。

“唉，但我怎么对她说呢，莫不成我一见她就说：我是你的丈夫。所以我现在找你来了！不成，不成，这话儿我说不出口，她听了也会骂我是个狂徒。我又从没见过她，怎知她欢不欢喜我，要不要我这个丈夫？

“唉，这种羞人的事真是难办，但是我父母的遗命，我不去也不成！

“她知道了这件事么？倘若是已经知道了，那还好办，我就叫她拿出凤钗来和我的一对，这两支宝钗是一式一样的。可是对了之后又怎么说呢？嗯，我真傻，那时候还用说吗？不说她也该明白了。

“但以后又怎么样呢？我没有胆量说，难道她就有胆量说：对了，那么咱们今后是夫妻了？

“夫妻是注定了要在一起的，从早到晚，都要对着的。她的脾

气怎样？我会欢喜她吗？

“唉，倘若她不知道这件事，那又怎办？我要硬着头皮给她说说这对龙凤钗的故事了，故事说完了，我才告诉她：我就是故事里那个男孩子，你就是那个女孩子。但是，我是一个陌生人，她肯耐烦听下去吗？听了之后又肯相信吗……”

“唉、唉、唉——总之、总之是伤脑筋！”

段克邪捧着一支玉钗，在客店的小房间里走来走去，心事有如乱麻，不时地发出自言自语。

他今年已经是十六岁了，安史之乱，反复了好几次，前后经过了八年，现在也终于平定了。像母亲一样照顾他的夏姨（南霁云的妻子夏凌霜）说战乱已过，他又已经成年，所以就打发他上潞州来了。因为他的未婚妻，正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养女。听夏姨说，这薛嵩霸道得很，严禁家人泄露他养女的身世，因此只怕他的未婚妻子，事到如今，还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

所以段克邪是去会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子，而且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未婚妻子！

十五六岁正是初懂人事，见到异性就会面红的年纪。何况是要他单人匹马去会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所以他越近潞州，心里就越发慌乱，羞怯、好奇、兴奋、盼望……种种情绪，交错心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当真是“伤透了脑筋”！

就正在段克邪“伤透脑筋”的时候，忽地有一股异香从窗子透进来，他本来已经有点隐隐作痛的脑袋，这时更突然间沉重起来，昏昏欲睡。

段克邪暗地叫声：“不好！”这刹那间，他忽地想起日间遭遇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短须如戟的粗豪汉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一直在背后跟着他，在路上他不便施展轻功，他故意放慢脚步时，那汉子也放慢脚步，他加快一点那汉子也亦步亦趋。段克邪一身武功，虽然怀疑那汉子是个坏人，却也未曾将他放在心上，不过，终是觉得有点讨厌，后来，待到路上没有其他行人的时候，段克邪就故意显露一点功夫，一掌劈下一株粗如儿臂的树枝，用来挑包袱，那汉子就不见了。

段克邪正在想着：“莫非这汉子乃是一个强盗，他在路上不动手，现在却来用闷香暗算我了。”就在这时，“啪哒”一声，一颗石子从窗外丢进来。

这是“投石问路”，是用来试探屋内的人是否醒觉的。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是天下第一神偷，他当然懂得这种伎俩，心里暗暗冷笑：“原来只是一个未入流的强盗。倘若是个高明的，根本就无须使用投石问路。好，我倒要看看他怎样偷我的东西。”

“当”的一声，那支玉钗从段克邪的手中掉下，跌在桌子上，而段克邪也伏桌打起了瞌睡来。

房门轻轻地推开，有一个充满了惊异的声音叫道：“咦？你瞧，这、这一根玉钗！”

奇怪，是个女子的声音！而且强盗偷东西，本来是极力避免声响的，她却禁不住惊叫起来。

随即有个粗浊的声音说道：“别那么大惊小怪，你现在佩服我的眼光了吧？我早瞧出这小子的身上有宝气外露，不过却还想不到是这样的宝贝，哈，单单嵌在这钗上的夜明珠，就可以值得几万两银子！”

那女子的声音道：“值钱倒在其次，我奇怪的是这支玉钗，和咱们小姐的那支玉钗，竟似一模一样的！”

那男子道：“怎么，你的小姐也有这样一根玉钗？”

那女子道：“是呀，不过花纹不同，我小姐那支玉钗是雕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彩凤！哈，茂哥，你的运气来了。”

那男子道：“是呀，的确是意想不到的运气，我有一个相熟的珠宝商人，不愁脱不了手，咱们有了几万两银子，就可以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安安静静的在家里享福了。”

那女的道：“茂哥，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男的道：“哦，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有什么打算？”那女的道：“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总不是办法！何况大帅已颁下海捕文书，躲也未必躲得了。依我之见，不如把这支宝钗拿去献给小姐，这恰好可以和她的配成一对，小姐一定喜欢。我再请她向大帅求情，说不定大帅一高兴，不但免于追究，你还可以弄到个一官半职呢？这岂不是好！”



那男的道：“你有把握请得小姐求情？”那女的道：“小姐素来喜欢我的，这次要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还舍不得离开她呢。我去向她求饶，九成她会答应，何况还有这份大礼。”

那男的道：“倘若她问你这支宝钗是怎么来的，你如何说？”那女的道：“这个，这个……”显然她给这个问题难住了。

那男的道：“不如索性直献给大帅，你不知道咱们的大帅本来也是绿林出身的，只要得了宝贝，他才不会管你是偷来的、抢来的呢！小姐就不同了。唉，不过这支宝钗我越看越心爱，说实在的，我真还舍不得便宜了大帅呢！”

那女的道：“既然你摸得透大帅的脾气，还是献出去以求免罪吧。嗯，我想起来了，下个月十五就是小姐大喜的日子，正好趁着这个机会送礼。咱们给她锦上添花，大帅还会不高兴吗？喂，喂，你干什么？”

那男的道：“这小子懂得武功，我一刀将他劈了免得他事后追究，你不要拦阻我呀！”原来那男的正要一刀向段克邪劈下，却给那女的托住了手肘。

那女的道：“不可，不可！咱们不可这样没良心，偷了他的东西就罢了，怎能再伤他性命？听我说，放过他吧！你若不依，我今后也不敢再跟你了！”

那男的道：“你怎的这样心软，好，依你，依你！谁叫我喜欢你呢！好，你把宝钗给我，咱们快走吧。哈哈，这真是宝贝。”

那男的刚推开窗子，想跳出去，笑声未绝，忽地身躯一震，突然变成了泥塑木雕一般，再也不能移动半步，“当啷”一声，那宝钗也掉到地下。就在这时，段克邪陡地跳了起来，拦住了那个女的！

原来段克邪虽然只有十六岁，但他的内功造诣却非比寻常，一觉有异，就运用了“闭息换气”的上乘吐纳功夫，这种江湖上下三门所用的“鸡鸣五鼓返魂香”如何能迷得倒他？他刚才不过是假作中毒昏迷，静观其变而已。

那女的大吃一惊，扑将过来，却给段克邪一把揪住，那男的连忙叫道：“不关她的事，你放了她，要杀杀我！”原来他给段克邪

以“隔空点穴”的功夫，点中了麻穴，身子不能动弹，但却还能开口说话。这也是由于段克邪江湖经验不足的缘故，匆促出手，一时间忘记了还要点他的哑穴。

本来是做强盗的最怕声张，但现在段克邪志在盘问他们，却反而生怕强盗声张了。段克邪急忙再补点了他的哑穴，这才放开了那女的，微微笑说道：“你不要害怕，我看在你刚才替我求情的份上，我也不杀你的丈夫便是。但这支宝钗是我家中之物，却不能给你们拿去。”

那女的怔了一怔，衿衿施礼道：“多谢相公宽宏大量，我们如何还敢要你的宝钗，请高抬贵手，让我们走吧。”

段克邪笑道：“要走也容易，只要你肯说实话。听你刚才的言语，你似乎是官宦人家的丫环，你的小姐是谁，快快说与我听！”

那女的满面通红，迟疑了片刻，说道：“言之有愧，我实是潞州节度使小姐的丫环。”段克邪道：“哦，原来你是薛嵩的女儿薛红线的丫环吗？既然如此，你为何又与强盗合伙，来偷我的东西？”

那女的听见段克邪一开口就说出了她小姐的闺名，心中更是惊疑不定，只得说道：“实不相瞒，我是背主私逃。他、他是薛大人的卫士，我、我、我们……”

段克邪道：“哦，原来如此，你喜欢了他，所以便私逃了。是吗？”那女的低垂粉颈，面红过耳。

段克邪道：“唔，你这个男人也还不错，看来他是真心欢喜你的。我就饶了他吧。”

那女的正要拜谢，段克邪却又说道：“且慢，你刚才说要拿我的宝钗去给小姐送礼，你们的小姐有什么喜事啊？”

那女的道：“下月十五是我们小姐出阁的日子。”段克邪呆了一呆，说道：“什么？你们小姐出阁？”那女的以为他不明白，说道：“不错，出阁就是嫁人，我们的小姐要做新娘子了！”

段克邪听了这话，不觉口张目呆，讷讷说道：“她、她要嫁人？”就在这时，忽听得锣声大作，有人叫道：“有强盗来啦，快起来捉贼呀！”登时人声、脚步声响成一片。原来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客店，雇有更夫守夜的，给这里的响声惊动了，他一人不敢过

来捉贼，所以鸣锣呼喊。

那女的花容失色，一叠声地催促道：“求求你、你、你高抬贵手，放、放了他吧！”段克邪也慌了，无暇再问，便连忙给那男的解了穴道，他们二人便从窗口跳出，上了屋背，一溜烟地走了。那更夫看见屋顶有人，吓得瑟缩一团，过后才叫道：“没事了，没事了，强盗走了。”

段克邪拾起宝钗，盖头便睡，过了不久，店家来拍门查问，问是不是他这里闹贼，有没有失了东西，段克邪故作惊讶，假装不晓得，他的行李很简单，当下便检查了一下，便回说并无失物，那更夫得意洋洋地说道：“幸亏我发觉得早，把贼人吓走了。”说罢，向段克邪讨赏，段克邪赏了他几钱银子，这才把他们都打发出去。

这一夜段克邪再也睡不着觉，不住在想：“她要嫁人，嫁什么人呢？可惜刚才来不及问。”“这是薛嵩的主意，还是她自己也甘心情愿呢？”“唉，既然她就要做新娘子了，那么我还要不要去见她，说明这对宝钗的故事？”“我的父亲和她的父亲，生前乃是八拜之交，即算不是为了婚约，我也应该向她说明她的身世。”“对，就是这样，见了她暂且不提婚约的事好了。”段克邪打定了主意，心中宁静了些，胡乱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便即登程，仍然往潞州走。

走了一程，忽听得前面杀声震天，段克邪赶上去看，转过一个山坳，只见在松林外面的官道上，有两帮人正在展开厮杀。看他们的服式，一帮是官兵，另一帮人马服式杂乱，不问可知乃是强盗。路上一长列的摆有十几辆大车，车夫们都双手高举，搭在头上，蹲在车旁。这是表示不敢抵抗的意思。照黑道上的规矩，赶车的和跟车押货等人，只要不抵抗，那就不会被杀害。

松林里出来的强盗越来越多，官军众寡不敌，已落下风，这时，强盗们正要把那十几辆大车赶走。段克邪心道：“这条路上的强盗真多，白日青天也这么大胆，公然在路上抢劫饷银。嗯，若给他们抢去，等着粮饷的士兵岂不是挨饿了？”要知段克邪在十岁那年，曾随着父亲助睢阳太守张巡守城，曾目睹过士兵缺粮的惨状，印象深刻，至今未忘。

段克邪踌躇片刻，心里想道：“我也不杀这班强盗，只把他们赶跑了便罢。”主意打定，飞奔过去，大声叫道：“青天白日，你们怎可在大路上打劫官银，赶快给我都散了吧！”

群盗哄然大笑，哪里将他放在眼中，纷纷喝道：“哪里来的乳臭未干小子，也敢来管闲事？”“赶快回家吃奶去吧，当心我们的刀枪不长眼睛，误伤了你！”

那盗魁却有点见识，见段克邪身法奇快，禁不住心中一凛，说道：“这小子不可轻视！”话犹未了，段克邪已似旋风一般扑到战场。

段克邪对群盗的讥笑也不回骂，他一声不响，拔出他父亲遗下的宝剑，便在群盗丛中，左穿右插，挥舞起来，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群盗哗然惊呼，地下满是折断了的兵器，不论刀枪剑戟，碰上了他的宝剑，就短了一截！

盗魁大惊，将两柄流星锤抛掷过来，要打落他的宝剑，段克邪一个闪身，将第一柄流星锤接住，迅即反手掷出，恰好碰上了第二柄流星锤，但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两柄流星锤都飞上了半天，段克邪一手接锤，一手执剑，仍是不停挥舞，又把四根长矛，三口大刀削断了！

段克邪这才再次大声叫道：“你们再不散，我可就要伤人啦！我这把宝剑也没长眼睛，你们可得当心，还是早早跑了为妙！”

那盗魁抽了一口冷气，朗声说道：“好，多谢阁下留情，绿水青山，他日再来讨教！”一声令下，群盗有如潮水一般，来得快，退得也快，片刻之间，都跑得干干净净了！

带队的军官忙不迭地过来道谢，段克邪笑道：“些许小事，不值挂齿。”说完便要走，那军官道：“小英雄，你立了这样大功，就不想图个富贵吗？”段克邪道：“我年纪还小，不想做官；我也不缺银子使用，不望赏赐。告辞。”那军官怔了一怔，翘起拇指赞道：“当真是豪杰襟怀。喂，小英雄，且慢，且慢，我还未请教你的姓名，要往何处？”段克邪胡乱捏了一个名字，说道：“我是要到潞州去的，恕不奉陪了！”那军官哈哈笑道：“我们也正是要到潞州去的，真是巧遇了，咱们一道走吧。哈哈，段小侠，你可知

我们往潞州是为了何事吗？”说话之时，兵士们已把一面倒了的旗子扶起，只见那上面写着“魏博节度使田”六个大字。

段克邪笑道：“我怎会晓得？”军官指着那面旗子说道：“实不相瞒，我们是给魏博节度使田大将军送聘礼到潞州去的。”这个“田大将军”即是安禄山当年的护军统领田承嗣，他和薛嵩二人本是安禄山手下的哼哈二将，薛嵩投降了唐朝之后，他见疑于安禄山，不久，也就跟在薛嵩的后面投降了唐朝，现在，也像薛嵩一样，做到了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了。他的辖地比薛嵩略小，但也频年招兵买马，兵力却比薛嵩更强。

段克邪心头一震，问道：“哦，你们是送聘礼到潞州的？他们两位节度使要结成亲家了吗？”那军官道：“正是，田将军替他的大公子下聘！受聘的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爱女，他们下月十五便要成亲了。两家是老朋友了，而今又同是朝廷方面的大员，所以女方的嫁妆和男方的聘礼都极为丰厚，长官大办喜事，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就只好替他们跑腿了。”

那军官又道：“我们在路上已杀退了两股强盗，想不到今天碰见的这一股特别厉害，幸亏遇见了你，鼎力帮忙，保住了聘礼。要不然我们这许多人，只怕一个个的脑袋都要搬家！段小侠，你现在明白了你给我们节度使大人立了多大的功劳了吧，哈哈，倘若你想图个富贵的话，不论什么官职，什么赏赐，只要你一开声，田大将军都会给你。”

段克邪道：“原来如此，我当初还以为你们押解的是饷银。”那军官笑道：“这个可比饷银还重要得多。如今你既然是要到潞州，咱们一路，正是最好不过！”段克邪心里暗暗好笑：“有我给你们做保镖，你们当然是最好不过，你们却怎知道，我这是替别人送聘礼，给自己的未婚妻！”

不待段克邪再说，那军官立即叫人给他备马，与他并辔同行。段克邪一瞧，整整有十二部骡车之多，心里想道：“这笔聘礼，不知要耗尽多少民脂民膏！用来做军饷，不知可养多少军士！”

走了一程，段克邪正自心思不定，忽听得“呜呜”声响，又是两支响箭从松林里射出来，那军官有段克邪在旁，胆壮许多，下

令列队迎敌，只见一队马贼，从林中奔出，为首的是个面白无须、相貌温文的中年汉子。

那军官见这队强盗人数不多，更为胆壮，“哼”了一声，对段克邪道：“不知死活的强盗又来了，段小侠，我看你这次要杀鸡儆猴才行，别再手下留情了，最少也得杀掉几个盗首才成！”

段克邪拍马迎上前去，那中年盗魁打量了他一眼，说道：“刚才给这班奴才们保驾的可是你么？”

段克邪道：“我刚才是适逢其会，保驾二字，实谈不上。请问寨主有何见教？”

那盗魁道：“原来如此。你可知道他们押运的是什么东西？”段克邪道：“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送到潞州去的聘礼。”那盗魁道：“着啊，你既然知道，何以还给田承嗣卖命？这种不义之财，人人可取。他们是田承嗣的奴才，受了主人的命令，又想升官发财，不得不尽奴才职责，看你阁下，一副大好身手，本该是个少年英雄，难道也不知自爱，去做奴才的奴才？”

段克邪眼光一瞥，见那盗魁的后面，有个人擎着一面大旗，旗上用金线绣出一只昂首振翅的雄鸡，段克邪心中一动，问道：“你们是金鸡岭的好汉么？请问辛寨主可好？还有一位铁大侠、铁摩勒，你可认得？”

那盗魁吃了一惊，问道：“你是谁？啊，你这把宝剑是哪里来的？”原来这盗魁已认出了段珪璋生前所用的这把宝剑。

段克邪道：“这是我爹爹的家传宝剑！”那盗魁更惊，道：“你，你是……”段克邪道：“不错，我是我爹爹的儿子。我决不会坠了我爹爹的名声，你放心。请问寨主你高姓大名？”

那盗魁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金剑青囊杜百英便是。你爹爹生前和我等于兄弟一般。”

段克邪道：“原来是杜叔叔，请受小侄一拜。”那军官见他们当场认起了叔侄来，不由得魂飞天外，颤声叫道：“段，段小侠，你同我们说，说个情。”

杜百英道：“贤侄不用多礼，请问今日之事，如何处置？”

段克邪道：“叔叔请袖手旁观，小侄代叔叔发放了吧。”

段克邪倏地回转身来，宝剑一指，向那军官说道：“田承嗣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当做聘礼送人，我看你们也实在不值得为他卖命。我的杜叔叔说得对，这种不义之财，人人可取，你们就搁下来吧！”

那军官浑身颤抖，讷讷说道：“段小侠，这个、这个……”段克邪道：“你们不用惊慌，你们把东西搁下，我给你们说情，决不会伤害你们一人。杜叔叔，这些人都是身不由己的，请你准了我的情吧。”

杜百英道：“好，看在你的份上，我决不动他们一根毫发。怎么，你们不愿领情，还要动手么？为何还不散开？”

官兵们都见过段克邪的手段，何况金剑青囊杜百英在江湖上又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哪里还敢动手，那军官抖抖索索地说道：“好汉虽然肯饶了我们性命，但我们失了长官的聘礼，回去还是要活不成的呀！”

段克邪道：“你们不用害怕，我敢叫你们把东西搁下，这担子我当然也要替你们挑起来。田承嗣若敢追究此事，我就叫他的脑袋搬家！”顿了一顿，又回头对杜百英说道：“做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杜叔叔，我想向你借点银子，再做一个人情。”

杜百英笑道：“反正是田承嗣的，你要多少，尽管拿吧！”当下叫喽兵搜索车辆，果然搜出一辆是专载金银的。段克邪叫搬出十“杠”银子来，堆在地上。

唐朝的官库，库银都是铸成了元宝，装成一“杠”一“杠”，利于收藏，也利于搬运的。其法乃是用一段木头，中间挖空，里面塞五十个、每个重十两的元宝，两头密封，称为一“杠”，所以每杠银子即是五十个大元宝，相当于五百两纹银。

杜百英冷笑道：“你看，都是有烙印的库银，田承嗣竟然把官库作为私库，用官银当做聘金了。”

段克邪叫喽兵将银“杠”劈开，说道：“我送掉你们的功名，打烂你们的饭碗，实在过意不去，我刚才已经点过数了。你们官兵一共是一百人，现在不分是官是兵，每人都拿五个元宝，好歹也可做个小买卖的本钱，想图富贵是谈不上了，但却胜过提心吊胆跟你

们的大帅过日子。”

士兵们个个满意，军官们心里也想：“打又打不过人家，反正是不答应也得答应的了。能逃得了性命已算运气，至于这少年的话是否可靠，田承嗣是否真的不会查究，以后的事，只有以后再走着瞧了。”

当下，官兵们都一个个的领了银子，称谢而去。杜百英哈哈笑道：“贤侄年纪轻轻，办事倒老练得很，恩威兼施，确是令人心服。”段克邪道：“叔叔谬赞了。小侄刚才就糊里糊涂，把田承嗣的聘礼当作了饷银呢，真是惭愧得很，得罪了绿林的朋友了。”

杜百英道：“刚才那一股是饮马川田麻子的手下，我给他送一份去，并代你解释，也就是了。你不用心烦。”

段克邪与金鸡岭的头目们重新见过礼，再问铁摩勒的消息，杜百英道：“有件喜事教你得知，铁摩勒就要做绿林盟主了。”段克邪道：“是么？啊，我记起来了，我师兄曾说过要把王伯通留下的绿林盟主的金印和符信送给他，想必早已经送到了。”

杜百英这才知道段克邪是空空儿的师弟，心道：“怪不得他武功如此了得。”当下说道：“金印和符信铁摩勒是早已收到了，不过空空儿也带来了你爹爹的一句话，为了这句话，铁摩勒迟迟不欲做绿林盟主，直到如今为势所迫，才不得不出来。”

段克邪道：“这却为何？”杜百英道：“令尊当年曾托空空儿捎话给他，说是这绿林盟主，做不做也罢。他本来已决意遵从令尊的遗命，再也无心在绿林中争胜称强的了。无奈他不做别人要做，这几年来，绿林大豪，为了要争夺这盟主之位，曾引起过好几场自相残杀。另一方面，又不断有人要向他索取绿林盟主的金印符信，他既然不愿付托非人，就不能避免许多争斗，实是不胜其烦。因此他义父的旧部便劝他出山，他为此曾和我们商议多次，结果是听我们之劝，愿意做这绿林盟主了。”

段克邪道：“怎么你们要劝他做呢？”杜百英叹口气道：“贤侄有所不知，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和令尊都以为讨平了安史之乱，天下便可太平。哪知乱平之后，藩镇纷封，每一个节度使割据一方，都是像土皇帝一般，虐民扰民，比前更甚，民不聊生，被迫



做强盗的更多了。与其让一个坏人做绿林盟主，不如由他做吧。我们已商议好，由辛寨主出面，邀请各路绿林好汉，在今年的端午节，在金鸡岭大会，到时就准备推戴他做盟主。”

段克邪道：“今天是二月初八，距离你们端午之会，差不多还有三个月。我或者可以赶来凑凑热闹。”

杜百英道：“怎么，你现在不和我们同往金鸡岭么？”段克邪道：“小侄有点小事在身，要办妥了，才能来拜见列位叔伯。”

杜百英道：“哦，对了，你刚才答应了那些官兵，是该到魏州去走一趟，给那田承嗣寄刀留简。不过，这事情很容易办，何须等到端午才来。”

段克邪道：“除此之外，我还要到潞州去访一位朋友，总之，小侄尽快赶来就是。”

杜百英道：“很好，你到潞州去，可以顺便给我们打听打听，薛嵩的嫁妆何时运去，我们再发他一笔横财。潞州也有我们的人，你到潞州可以住在这个人的家中，打听了消息，也可以请他送讯。”说罢将一个地址交给段克邪，并将联络暗号告诉了他。给金鸡岭在潞州做坐探的人名叫张伯龙，他本身又是潞州丐帮的副帮主。

当下，段克邪辞别了杜百英，便匆匆赶往潞州。到了潞州，按地址找到了张伯龙，便住在他的家中。

张伯龙是个老地头，他陪伴段克邪，用了一天工夫，带段克邪认路，并在节度使衙门附近勘察了地形，第二天晚上，段克邪便换了夜行衣，到薛嵩的节度府去。当然他对张伯龙只是说去打听嫁妆何时起运的消息，而不敢说是去偷访未婚妻。

就在段克邪偷进潞州节度府的时候，潞州的节度使薛嵩，却正在为了女儿的婚事，和妻子在密室之中争吵。

薛嵩的妻子曾受了红线的生母卢夫人临死之前的重托，应诺过卢夫人两件事情，一是照顾她的女儿，二是要成全她女儿与段家的婚事。薛夫人一向害怕丈夫，虽然很想对红线说明她的身世，但却一直不敢说。现在事到临头，听说田承嗣的聘礼已经派人送来了，她又是着急，又是内疚，因此迫得鼓起勇气，与丈夫争论。